

目錄

引言

6

● 移民下一代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章 | 1/ 生於戰俘營的商人後代 /George Cautherley | 14 |
| | 2/ 香港葡國歐亞裔第五代 /Anthony Correa | 26 |
| | 3/ 二戰後香港葡國裔第三代 /Pilar Morais | 42 |
| | 4/ 香港土生土長印度裔穆斯林 /Ferheen Mahomed | 54 |
| | 5/ 信德族商人夏利萊家族成員 /Shalini Mahtani | 67 |
| | 6/ 澳洲人創辦的民間組織接棒人 /David Begbie | 79 |
| | 7/ 巴基斯坦裔 IT 鬼才胸懷世界 /Ali Shamaz | 93 |

● 尋找工作及學習機會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二 章 | 8/ 日本人在港經營柔道館 55 載 /岩見武夫 | 102 |
| | 9/ 在港教授日語 30 載後留港退休 /上村勝雄 | 114 |
| | 10/ 澳洲獸醫診治香港寵物數十載 /Lloyd Kenda | 124 |
| | 11/ 印尼外傭的代言人 /Sringatin | 139 |
| | 12/ 協助印尼旅港姊妹 15 年 /Kristina Zebua | 148 |
| | 13/ 從打工到創業的法國廚師 /Gregory Alexandre | 160 |
| | 14/ 印度人在港執導首部寶萊塢電影 /Sri Kishore | 172 |
| | 15/ 以電影凝聚世界的德籍演員 /Julian Gaertner | 185 |
| | 16/ 關顧傭工健康的菲律賓醫生 /Mike Manio | 197 |

● 因愛之名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|-----|
| 第 三 章 | 17/ 喇沙會修士作育英才逾半世紀 /Brother Thomas Lavin | 212 |
| | 18/ 邂逅香港愛侶的法國女子 /Paulette Yvonne Octavie Lane | 228 |
| | 19/ 英格蘭反煙草鬥士 /Judith Mackay | 246 |
| | 20/ 當監獄傳教士的瑞士牧師 /Tobias Brandner | 260 |
| | 21/ 英軍啞喀兵尼泊爾女婿服務旅港同胞 /Kisan Rai | 27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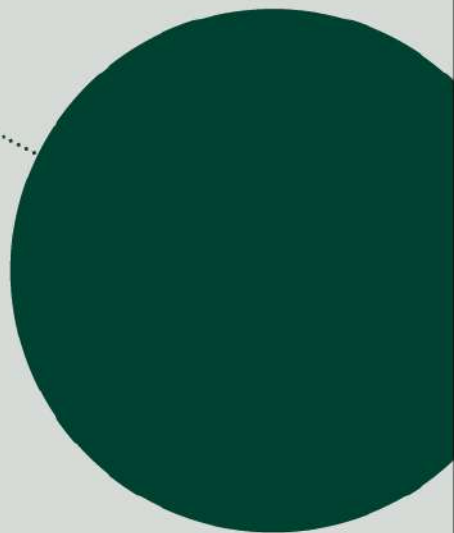
● 政治原因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四 章 | 22/ 人權律師在港仍盼家鄉改變 /Solomon | 284 |
| | 23/ 土耳其庫爾德人終老香江 /Mesut Temel | 292 |
| | 24/ 投資銀行分析師夜宿公園長凳 /Innocent Mutanga | 305 |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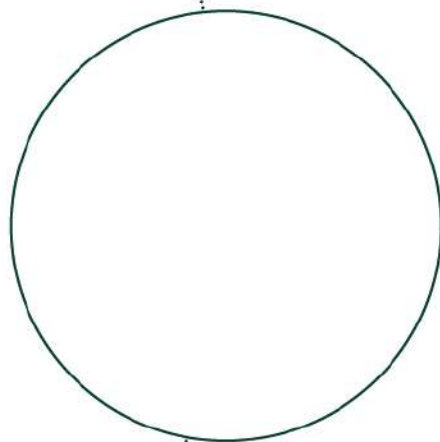
移民下一代

Chapter. 1
CHILDREN OF
IMMIGRANTS



生於戰俘營的商人後代

GEORGE
CAUTHERLEY



1942 年生於當年佔領香港的日軍設於港島赤柱的戰俘營，George Cautherley（有個中文名字叫高德禮，下稱 Cautherley）是一個旅居中國的家族第六代後人。他的外先祖是美國人，是早期在中國創辦最重要一批美資貿易行的東主之一。

「香港是我感到最舒服的地方」，Cautherley 在一次於他擁有（位於港島東端柴灣區）的一家藥品公司接受訪問時這樣說，「它是我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地方，也是我的權益所在。以我這個年紀，要移民很難。香港就是我的家。」Cautherley 是一個真正的香港人。

沒有甚麼比 Cautherley 來到這個世界更戲劇性。1941 年 11 月他媽媽肚裡懷了他的時候，父母住在港島山頂區柯士甸山道。父母知道日本人佔領這座城市，只是時間問題，屆時他們將會被囚禁。Cautherley 母親說：「坐牢的時候，我們得找些事去專注。」1941 年聖誕日駐港英軍投降時，母親是一名護士，父親在「香港上海滙豐銀行」當主任。1942 年 1 月，夫婦倆雙雙被押往赤柱戰俘營。「當家母臨盆要生我的時候，正受到瘧疾和貧血的雙重煎熬；當時正有颱風來襲，阻延了家父到妻子身邊侍產。醫生說家母需要輸血；她身上流的不是普通的血型。醫生們說：『輸了血，她也可能會死；但如果不輸血，她肯定會死。』」最終，他們找到所需的血，而那個幾乎死於腹中的胎兒也因此成功來到這個世界。1942 年 1 月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期間，有 52 個嬰兒在戰俘營出生，Cautherley 是其中一個，且是至今仍居於香港的 2 個戰俘營嬰兒中的一個。

被羈押期間，Cautherley 父母大部分時間都抱恙在身。一個鮮有的樂趣，是到赤柱白沙灣划水作樂。「有一天，我正在外面玩，家母

一把將我抓住，拽我進屋。後來我才知道美國人投下了炸彈，沒打著，卻誤中離我家不遠的一座別墅。」Cautherley 回憶說。為了餵飽這個幼兒，在接下來的 3 年半，母親賣掉她所有的珠寶首飾，換取糧食。戰俘營外的「滙豐」同事給他們送來食品包，裡頭裝滿嬰兒食品和一些優質物資，以補營內供應的不足。1946 年初，3 歲半的 Cautherley 被帶到英國見一位兒科醫生。醫生說孩子十分健康，那是因著父母和很多其他人的關愛而造就的一個奇蹟。

中國貿易的先驅

Cautherley 家族的歷史，要回溯到 1801 年——Cautherley 外曾祖最年長的曾叔公 Daniel Heard 帶著一箱貨品來到廣州黃埔港，做起進口貿易。1840 年 1 月 1 日，Daniel 最年幼的同輩族弟 Augustine Heard 在廣州以自己的名字創立一家貿易公司——瓊記洋行（Augustine Heard & Co.）。Heard 的家族來自美國東北部馬薩諸塞州（Massachusetts）¹，他是家族中幾位到廣州拓展業務的成員之一。接下來的 34 年，「瓊記」成為從事中國貿易生意幾家最大的美資商號之一。在生意上協助 Augustine 的，是他侄子 John Heard——Cautherley 外曾祖的叔公。時年 17 歲的 John 於 1841 年抵達中國，到了他 21 歲那年，已經攢得 1 萬美元（這在當時可謂一筆巨款），並分得公司的 20% 股份。John 在中國打拚了 11 年，然後取道歐洲，生平第一次回到美國。在那裡，他認識了諸如威靈頓公爵（Duke of Wellington）、作家威廉·梅克比斯·薩克雷（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）等公民領袖。

¹ 常譯作「麻省」。

Cautherley 外祖母的父親 Richard Howard Heard，是 John 和一位中國女士的兒子。前述貿易行破產倒閉後，一家人有的遷居美國，有的遷居歐洲。Richard 於 1880 年回到香港，在怡和洋行工作。他 1882 年與 Mary Purcell 在位於港島半山堅道的天主教堂結婚，新娘子是一位愛爾蘭籍英軍的女兒，自小在香港一所天主教修道院成長。夫婦二人的子女們（包括 Cautherley 的外祖母）均在香港出生。1893 年，Richard 被派去上海，他和太太都喜歡那裡的生活；後來，二人都在上海辭世，並在那裡下葬。1912 年，Cautherley 的母親 Dorothy 在上海出生，是外祖父母四個在這座城市出生的孩子中的一個。為確定自己的血統源頭，Cautherley 進行了 DNA 檢測，並把資料上傳到互聯網裡的血統庫平台。從中他發現自己有 1% 中國血統、1% 西班牙血統；此外，澳門土生葡人、香港前市政局、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羅保爵士（Sir Roger Lobo）的子女，是他的第四代表親（Fourth Cousins）。

滙豐銀行員工嫁娶規則

Cautherley 的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在上海一個舒適的家庭成長；家裡共有 12 位傭人供差遣。她在上海接受教育，只到過英國兩三次。1931 年，她是上海滙豐銀行首批女性僱員中的一員；為證明她們的價值，並克服針對她們的偏見，她們要以雙倍於男同事的努力工作。此時也在銀行工作的，有 Cautherley（將來）的父親 Joe Cautherley。Joe 加入滙豐位於倫敦的總部，於 1927 年被調往上海，在不同部門工作過後，再於 1936 年被派到香港來。同年，銀行安排部分職員撤退到香港，逃避日漸迫近的日軍炮火，Dorothy 也在撤退人員之列。她是在香港這個新的落腳點再遇 Joe 的；既是

有緣，情根乃種。Catherley 解釋說：「一名滙豐銀行外籍主任要結婚，他必須服務滿 10 年，並須取得上司首肯；若上司不同意而員工一意孤行，他只能選擇辭職。女性員工擇偶前，會先行查清楚她們心儀的對象在公司的服務年資。」

Joe 和 Dorothy 二人於 1938 年在上海聖約翰座堂舉行婚禮。在英國放完假後，Joe 被短暫調往印度孟買，然後調回香港，先是住在港島山頂道，後來把家安在柯士甸山道。到 1940 年，眼看日本侵略亞洲的戰火快要燒到香港，港英政府決定把外籍婦女和她們的孩子撤退到澳洲，但 Dorothy 不想夫妻燕爾新婚便要遠隔兩地，決意留下。她想到一個辦法——報名參加志願護士。由於當時香港極需這種服務，結果她獲准留下。抗戰初期，香港總督要求滙豐維持服務，故整家銀行有一半外籍員工留下，以確保銀行正常運作，而另一半則投入保衛香港的戰事，Joe 屬於前半。英軍在靠近他們夫婦住的公寓樓處架設幾尊砲。沒有混凝土基座，砲身無法站穩，結果被棄置在建築物一角。英軍限他們在 7 分鐘內撤離，然後把那建築炸掉。就這樣，兩夫婦一無所有。

一位香港電影明星饋贈的「派克」筆

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後，Catherley 和他的父母走出戰俘營，重獲自由。他們被安排直接登上一艘離開香港的運輸船。當船駛至蘇彝士運河時，紅十字會向他們發放冬衣。所以，當 1945 年 10 月 24 日他們安抵英國東南部城市修咸頓（Southampton）時，身上穿得很暖和。他們一家到了在英國東南部的羅斯頓鎮（Royston，靠近劍橋市），與 Joe 的母親同住。1946 年 10 月底，Catherley 的



1945 年 9 月 2 日，Catherley 與父母於赤柱合照。（圖片提供：受訪者）

弟弟 Simon 出生。Cautherley 說：「家父是個全身心投入事業的銀行家，也是個非常忠心的人。他堅持返回香港，繼續替滙豐打工。家母也想回去。」

1947 年 2 月，Cautherley 舉家回到香港，住在九龍窩打老道。父親被分配到滙豐的九龍總部（位於半島酒店其中一翼）。Cautherley 說：「他喜歡拜訪客戶，有時把我也帶上。我們拜訪尖沙咀區的裁縫和珠寶商、荃灣區的工廠東主。他的政策，是貸款予來自上海、有信譽的實業家——即使他們沒有抵押品。事實證明他是對的，唯一的壞賬，債務人是一個賭錢輸掉債款的貿易商；而工業家所欠的債務均能如期清還。兒時回憶的一大亮點，是在一位富有工業家在其（位於九龍青山道）大宅的一頓晚飯。富商的太太是電影明星胡蝶。她送了一枝派克 51 鋼筆給當時只有 11 歲的我。那真是奢華至極！」他在九龍區上小學。

到 1951 年，父親把 Cautherley 送去英國南部薩塞克斯郡（Sussex）一所寄宿學校上學。那裡有美麗的草地、有 3 個湖，到了冬天，學生可以在湖上溜冰。連續 3 個夏天，他選擇回香港度假；坐上一架 4 引擎螺旋槳飛機，從薩塞克斯郡到香港，需時 3 天。1955 年，Cautherley 的父親已屆退休年齡，銀行為他安排到位於南洋婆羅洲北岸的國家文萊（Brunei），管理該國的滙豐分行。因此，連續 3 年，Cautherley 改到文萊度暑假。1960 年，他父母雙雙退休，返回英國羅斯頓鎮的家宅生活。由於 Cautherley 覺得自己學業成績平平，沒有爭取上大學。他嘗試過不同的工作，但沒有一種他喜歡。



「香港就是這樣：
你得學得快、廣交朋友——
當中充滿樂趣。」

回到香港

然後，Cautherley 在香港的舅舅向他發電報，建議他到香港和舅舅一起搞好他既有的醫療產品生意。「我沒有猶豫，香港是個好地方。是時候安頓下來好好幹了。」Cautherley 說。1964 年 10 月，他乘坐一架 VC-10，在啟德機場降落，舅舅在那裡迎接他。「當我坐在駛往港島的渡輪上，感受撲面而來的浪花的時候，我告訴自己：『我回來了。』」在上海出生的舅舅，於 1949 年移居香港，經營 2 家公司，一家從事一般貿易，另一家經銷醫療產品。Cautherley 必須儘快學會新的行當；他拜訪醫院和其他客戶。他說：「香港就是這樣：你得學得快、廣交朋友——當中充滿樂趣。」1971 年，Cautherley 成為公司的執行董事。

Cautherley 的第一個女朋友，是一位英國女孩，交往 6 個月之後，她返回英國；此後，他所有的女友都是中國人。他花了 4 年，加上未來岳母助他一臂之力，終於打動他最鍾情的 Ruby；未來岳父在新加坡長大，後來移居香港，成為政府監獄監督轄下的一名行政官員。Cautherley 和 Ruby 於 1972 年結婚，Cautherley 負責婚禮雞尾酒會的一切開支，而岳父則負責晚上中式婚宴的開支。二人於翌年生下兒子 Julian。其後，當 Cautherley 的哥哥要退休時，Ruby 就接管了後者的平面設計公司。由於夫婦倆都出來工作，他們決定不再要孩子。1979 年，Cautherley 的舅舅退休，把業務售予怡和洋行。Cautherley 不想替大公司打工，便與一家英國貿易行合作創立新公司（Cautherley 持 25% 股份）。

1987 年，他和 Ruby 以港幣 120 萬元，買下港島南區碧瑤灣一套

1,500 平方尺的住宅單位。1991 年，他們更上一層樓——賣掉碧瑤灣的房子，以 780 萬元購進港島（位於太平山頂的）加列山道一套 2,500 平方尺的單元（所在樓宇於 1972 年落成）。滙豐銀行向他批出相當於成交 7 成的房貸。二人的兒子 Julian 在倫敦城市大學（City University London）² 修讀商業管理，畢業後回到香港，儘管他分別為父母各自的生意推行了一個小項目，且落實得不錯，但他發覺自己對那些生意不感興趣。反而，他相信自己的事業應該在電影製作方面。他在香港的一些拍攝項目中，以助理的身份當學徒，然後於 1998 年到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（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chool of Cinematic Arts）攻讀電影。他畢業後所製作的一齣短片，曾獲若干獎項，憑此他取得美國政府的「專才」類簽證，可以留在美國。2003 年，Julian 創立自己的電影製作公司；其後，他與一位美國女子結婚，二人在洛杉磯定居。至於 Cautherley 的弟弟，他自 8 歲起就在英國定居，終身未娶。

Cautherley 一生事業一帆風順。他 1983 年購入所服務公司尚未擁有的 75% 股權，隨即擴展業務。在高峰時期，他運營 2 家工廠（一家在深圳、一家在海南島），兩廠各有 60 名員工，而在全國範圍共僱有銷售人員超過 100 名。到了 1990 年代，他的公司向內地市場售出銷量最高的藥品。Cautherley 不無驕傲地說：「仿製我們的藥的商家有 60 家。」

過去 10 年，Cautherley 逐步減低自己的工作量：每天工作半天。其後，他賣掉醫療和牙科儀器、設備的生意，但保留了藥品業務。這

2 今「倫敦大學城市學院」（City, University of London）的前身。



Cautherley 運營的位於海南島的工廠。(圖片提供：受訪者)

部分的業務由一位商業搭檔經營，後者於 1975 年尚是一個小伙子時加入公司，擔任銷售員，離開一段時間後，再回來當銷售經理。1993 年，Cautherley 把藥品業務分拆出來，單獨成立新公司，並讓出 50% 股份給那位銷售經理。新公司設於柴灣的寫字樓、設於海南島的藥廠共聘有員工 80 多人；此外，Cautherley 還是一家上市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，他也投資於其他生物科技公司。

制定政策

Cautherley 加入在 1989 年成立的香港民主促進會 (Hong K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)；1992 年，他獲選為該會副主席 (他擔任此



Cautherley 與深圳工廠團隊大合照。(圖片提供：受訪者)

職至 2016 年止)。在任期間，Cautherley 積極研究、起草公共政策建議書。基於此，他在政府內部和民間專業團體之間建立了寬廣的人脈關係。「我仍然參與公共政策，我想還有我可以出一分力的地方。」Cautherley 說。